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滙水燕談錄 第十卷 談謔

談謔

國初，將軍王景咸嘗守邢州，使臣王班銜命至郡，景咸宴之，坐中厲聲曰：「請王班滿飲。」景咸以為官也。左右曰：「王班，姓名也。」景咸大慙，責左右：「爾輩何不先教我！」坐中大噓。

國初，聶崇義精《禮》學，著《三禮圖》上之，盛行於世，詔給於國子監講堂。郭忠恕嘗誚其姓曰：「近貴全為聶，攀龍即作聶，雖然三個耳，終是未為聰。」崇義曰：「僕不能詩，聊以一聯奉酬，勿笑：『有三耳猶勝奮二心。』」其敏而善謔，亦可嘉也。

寇萊公與張洎同為給事中，公年少氣銳，嘗為《庭雀詩》玩張洎曰：「少年挾彈何狂逸，不用金丸用蠟丸。」譏洎在金陵圍城中，嘗為其主作詔納蠟丸中追上江救兵也。

陳文惠善八分書，點畫肥重，自是一體，世謂之「堆墨書」，尤宜施之題榜。鎮鄭州日，府宴，伶人戲以一幅大紙濃墨塗之，當中以粉筆點四點。問之：「何字也？」曰：「堆墨書田字。」文惠大哂。

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，奉佛至謹，臨終囑其夫曰：「即死，願得落~SHIKE;為尼。」及死，公奏乞賜法名師號，斂以紫方袍。王荊公之子雱，少得心疾，逐其妻，荊公為備禮嫁之。好事者戲之曰：「王太祝生前嫁婦，鄭夫人死後出家。」人以為異。又工部郎中侯叔獻妻悍戾，叔獻既歿，兒女不勝其酷，詔離之，故好事者又曰：「侯工部死後休妻。」

王琪、張亢同在南京晏元獻公幕下。張肥大，王以大牢目之；王瘦小，張以彌猴目之。一日，有米綱至八百里村，水淺當剝載，府檄張往督之，王曰：「所謂八百里駁也。」張曰：「未若三千年精矣。」元獻為之啟齒。

劉貢父文學過人而又滑稽善謔，知曹州日，於俛書記自京還，貢父問：「嘗見王學士，渠有老態否？」於曰：「顏猶未老，而鬢已斑。」貢父曰：「豈非急進至然也。」貢父之警辨多類此。

往年士大夫好講水利，有言欲涸梁山泊以為農田者，或詰之曰：「梁山泊，古鉅野澤，廣袤數百里。今若涸之，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，諸水並入，何以受之？」貢父適在坐，徐曰：「卻於泊之傍鑿一池，大小正同，則可受其水矣。」坐中皆絕倒，言者大慚沮。

穎上常夷甫處士，以行義為士大夫所推，近臣屢薦之，朝廷命之官，不起。歐陽公晚治第於穎，久參政柄，將乞身以去。顧未得謝，而思穎之心日切，嘗有詩曰：「笑殺汝陰常處士，十年騎馬聽朝雞。」後，公既還政，而處士被召赴闕，為天章閣待制，日奉朝請。有輕薄子改公詩以戲之曰：「卻笑汝陰歐少保，新來處士聽朝雞。」

歐陽文忠公不喜釋氏，士有談佛書者，必正色視之，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。或問：「公既不喜佛，排浮屠，而以和尚名子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所以賤之也，如今人家以牛驢名小兒耳。」問者大笑，且伏公之辨也。

馮吉，瀛王道之子，少好學能文而輕佻善謔，尤精胡琴。嘗因家會，道命彈胡琴，曲終，賜之束帛以辱之。吉致帛於項，以左手抱膝，右手按膝，如伶人拜起，舉家大笑。終以浮薄不登清近，仕皇朝，終少列。

頃有秉政者，深被眷倚，言事無不從。一日御宴，教坊雜劇為小商，自稱姓趙名氏，負以瓦甌賣沙糖，道逢故人，喜而拜之。伸足誤踏甌倒，糖流於地，小商彈指歎息曰：「甜彩你即溜也，怎奈何？」左右皆笑。俚語以王姓為「甜彩」。

胡祕監且，學冠一時，而輕躁喜玩人。其在西掖也，嘗草《江仲甫升使額誥詞》云：「歸馬華山之陽，朕雖無愧；放牛桃林之野，汝實有功。」蓋江小字芒兒，俚語以牧童為「芒兒」。胡又嘗行巨璫誥詞云：「以爾久淹禁署，克慎行藏，由是諸豎切齒。」范應辰為大理評事，且畫一布袋，中藏一丐者，以遺范，題云：「袋~YWGVI;貧士」也。

劉放貢父、王汾彥祖同在館閣，皆好談謔。一日，劉謁王曰：「君改賜章服，故致賀爾。」王曰：「未嘗受命。」「且早聞閣門傳報，君但詢之。」王密使人詢之閣門，乃是有旨：諸王墳得用紅泥塗之爾。

貢父晚苦風疾，鬢眉皆落，鼻樑且斷。一日，與子瞻數人小酌，各引古人語相戲。子瞻戲貢父云：「大風起兮眉飛颺，安得壯士兮守鼻樑。」座中大噓，貢父恨恨不已。貢父晚年鼻既斷爛，日憂死亡，客戲之云：「顏淵、子路微服同出，市中逢孔子，惶怖求避，忽見一塔，相與匿於塔後。孔子既過，顏子曰：『此何塔也？』由曰：『所謂避孔子塔也。』」

有張獻圖者，應舉久不第，好嘲戲，以王年推恩，得三班奉職，以詩寄其妻云：「吾今為奉職，子莫怨鸞孤。」

往歲，有丞相薨於位者，有無名子嘲之。時出厚賞，購捕造謔。或疑張壽山人為之，捕送府。府尹詰之，壽云：「某乃於都下三十餘年，但生而為十七字詩，鬻錢以餬口，安敢嘲大臣。縱使某為，安能如此著題。」府尹大笑，遣去。

張文寶，永州人，博學有文。從子仲達以詩一軸示文寶，自衍《鷺絲詩》最為得意，云：「滄浪最深處，鱸魚初得時。」文寶云：「更宜雕琢。」仲達云：「如何雕琢？」文寶云：「詩固佳矣，但鷺絲腳太長爾。」仲達服服。

子瞻通判錢塘，嘗權領州事，新太守將至，營妓陳狀，以年老乞出籍從良，公即判曰：「五日京兆，判狀不難；九尾野狐，從良任便。」有周生者，色藝為一州之最，聞之，亦陳狀乞嫁。惜其去，判云：「慕《周南》之化，此意雖可嘉；空冀北之群，所請宜不允。」其敏捷善謔如此。

顧臨學士，魁偉好談兵，館中戲謂之顧將軍。一日，同館諸公遊景德寺，至寺前柏林，雨暴作，顧戲同舍林希曰：「雨中林學士。」遽答曰：「柏下顧將軍。」諸公大噓，以為精對。

熙寧中，學士以《字解》相上，或問貢父曰：「曾得字學新說否？」貢父曰：「字有三牛為奔字，三鹿為麓字。竊以牛為麓而行緩，非善奔者；鹿善奔而體瘦，非麓大者。欲二字相易，庶各會其意。」聞者大笑。

予元豐元年調博州高唐縣令，時黃夷仲廉為監察御史，予往別焉。夷仲口占一絕句見謔云：「高唐不是那高唐，風物由來各異鄉，若向此中求夢雨，只應愁殺楚襄王。」蓋譏河朔風土人物之質樸也。

荊國王文公，以多聞博學為世宗師，當世學者得出其門下者，自以為榮，一被稱與，往往名重天下。公之治經，尤尚解字，末流務多新奇，浸成穿鑿。朝廷患之，詔學者兼用舊傳註，不專治新經，禁援引《字解》。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有著書以詆公之學者，且諱稱公門人。故芸叟為挽詞云：「今日江湖從學者，人人諱道是門生。」傅士林。及後詔公配享神廟，贈官並謚，俾學者復治新經，用《字解》。昔從學者，稍稍復稱公門人，有無名子改芸叟詞云：「人人卻道是門生。」

補遺

元祐九年，巴東大火，柏與公祠俱焚。明年，莆陽鄭贛來為令，悼柏之焚，惜公手植，不忍翦伐，種凌霄於下，使附幹以上，以著公遺蹟，且慰邦人之思。

蔡文忠公喜酒，飲量過人。既登第，通判濟州，日飲醇酎，往往至醉。是時，太夫人年已高，頗憂之。一日，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，文忠館之。數日，先生愛文忠之賢，慮其酒廢學生疾，乃為詩示文忠曰：「聖君恩重龍頭選，慈母年高鶴~SHIKE;垂。君寵母恩俱未報，酒如成病悔何追。」文忠瞿然起謝之。自是，非親客不對酒，終身未嘗至醉。

明肅太后臨朝，一日，問宰相曰：「福州陳絳賊污狼藉，卿等聞否？」王沂公對曰：「亦頗聞之。」太后曰：「既聞而不劾，

何也？」沂公曰：「外方之事，須本路監司發擿；不然，臺諫有言，中書方可施行。今事自中出，萬一傳聞不實，即所損尤大也。」太后曰：「速選有風力、更事任一人為福建路轉運使。」二相稟旨而退，至中書，沂公曰：「陳絳，滑吏也，非王耿不足以擒之。」立命進熟。呂許公俛首曰：「王耿亦可惜也。」沂公不諭。時耿為侍御史，遂以為轉運使。耿拜命之次日，有福建路衙校拜於馬首，云：「押進奉荔枝到京。」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，而其校應對詳明，動合意旨。耿遂密訪絳所為，校輒泣曰：「福州之人以為終世不見天日也，豈料端公賜問，然某尤為絳所苦者也。」遂條陳數十事，皆不法之極。耿大喜，遂留校於行臺，俾之幹事。既置詔獄，事皆不實，而校遂首常納禁器於耿。事聞，太后大怒，下耿吏，獄具，謫耿淮南副使。皆如許公之料也。

是歲大旱蝗，詔公奉使安撫江、淮。還，以太平州貧民所食烏味草進呈，乞宣示六宮戚里，用抑奢侈。

徂徠石守道常語學者曰：「古之學者，急於求師。孔子，大聖人也，猶學禮於老聃，學琴於師襄，矧其下者乎！後世恥於求師，學者之大蔽也。」乃為《師說》以喻學者。是時，孫明復先生居太山之陽，道純德備，深於《春秋》，守道率張洞北面而師之，訪問講解，日夕不怠。明復行，則從；升降拜起，則執杖屨以侍。二人者，久為魯人所高，因二人而明復之道愈尊。於是學者始知有師弟子之禮。

公舊有德於關中，秦人愛之。後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陝西，父老有遠來觀於道旁者，愕然相謂曰：「吾以謂韓公，乃非也。」於是相引以去。

佚文

熙寧中，餘為亳之蒙城主簿，聞鄆縣北睢水之陽漢太丘長陳寔廟前，有蔡中郎《太丘碑》，詢土人，雲無有也。一日沿牒過其地，與邑令丹陽姚存訪得之。已為村人鑿為橋腳矣，唯方跌在水浚，因昇至寺下。石五段，字正隸，皆訛缺不可讀，唯有一二存者，獨碑陰故吏姓名差完。其東數里，復得漢富春丞《張君墓碑》二，因教吏磨墨模本，將以獻歐陽公，以助集古，未果而公薨，至今以為恨。

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亭有金線泉，石甃方池，廣袤丈餘，泉亂發其下，東注城壕中，澄澈見底。池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，以油滴一隅，則線紋遠去；或以杖亂之，則線輒不見。水止如故，天陰亦不見。齊為東方名郡，而張氏濟南盛族，園池乃郡之勝遊。泉之出百年矣，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可勝數，而無能究其所以然，亦無一人題詠者，獨蘇子瞻有詩曰：「槍旗到齊西境，更試城南金線奇。」然亦不辨泉之所以有金線也。

京師風物繁富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，良辰美景，罕或宴遊之樂，其詩至有「賣花擔上看桃李，拍酒樓頭聽管弦」之句。西京應天禪院有神御殿，蓋在水北，去河南府十餘里。歲時朝拜，官吏常若晨興，而留守達官簡貴，每朝罷，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，故其詩曰：「正夢寐中行十里，不交言處啜三杯。」其語雖淺，皆兩京之實事也。

天聖中，張文節在政府，國封歲時入見。章獻母儀天下，見其二侍婢老且陋，怪其過自貶約，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，因勅國封財密市二少婢，或丞相問，但言吾意。國封遂買二女奴，首飾服用，不啻三十餘萬。一日文節歸第，二婢拜於庭，詢其所自，國封具以告。從容指旁二侍姬謂夫人曰：「此二人乃夫人昔之媵也，今出之亦無所歸，固當終身於此耳。若二妹，齒未踰笄，將嫁少年子，向去之事固不可知，若令守一老翁，甚無謂也。雖然太后聖慈垂愍，然某之志豈可渝也，他日入見，宜以此懇。」敷奏，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，對之折券，並衣著手飾與之，俾為嫁資，謂曰：「若更僱於人，必當送府勘罪。」

呂晦叔與薛師正並命入樞府，師正事晦叔甚恭，久之，晦叔亦稍親之，議事頗相佐佑。閤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兵討戎、瀘蠻，拔數柵，斬首數百級，上欲優進官秩，以勸立功者。師正曰：「戎、瀘本無事，今優賞存寶，後有立功大於此者，何以加之？」晦叔曰：「薛向所言是也。」乃除四方館使。

故事，郊廟讀祀冊官至御名必起，上至郊官更衣詣壇下，百官皆迴班迎向。英宗皇帝初告廟，詔讀冊官毋起；及詣壇下，又詔百官勿迴班；所以見事郊廟之精意也。

張文孝公觀以真宗幸亳歲狀元及第，仕至樞密副使，而其父尚無恙。父名居業，《周易》學究及第，滯選調三十餘年，年六十餘始轉京秩，以主客員外郎致仕，見其子踐樞府，受大府卿，壽九十餘卒。未逾年，張公亦捐館，故諡文孝，乃知張公貴達皆其父慶福所致。

崇政殿之西有延義閣，南向；迎陽門之北有邇英閣，東向；皆講讀之所也。仁宗皇帝新即位，多御延義，每初講讀終篇，則宣二府大臣同聽，賜飛白書，或遂賜宴。其後不復御延義，專御邇英。春以二月中至端午罷，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罷。講讀官移門上賜食，俟後殿公事退，繫鞵以入，宣坐賜茶，就南壁下依次坐，復以次講讀，又宣坐賜茶湯，其禮數恩渥，雖執政大臣亦莫得與也。殿中丞王全，吳人，嗜酒，常沈醉。為嶺南知州，日縱酒，忽一日臍裂有聲，以蓋承之，得清酒門餘，後數日乃卒。

王丞相嘗云：「自議新法，(謂青苗、免役、更改法令等。)始終言可行者，曾布也；言不可行者，司馬光也；餘皆前叛後附，或出或入。」

太宗訪鍾、王之跡，御筆飛動，乃召書吏之有格性者置於便殿，授以筆法，睹其有成名，賜銀章象笏，令人翰林院充待詔書詔。自是，四海之內咸識禁中之墨妙焉。

錢鄧州(若水)嘗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，唐陸希聲得之，凡五字：韞、押、鉤、格、抵，用筆雙鉤，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，謂之撥鐙法。希聲自言，昔二王皆傳此法，自斯公以至陽冰亦傳之，希聲以授沙門(上鞏下言)光。(上鞏下言)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，希聲猶未達，以詩寄(上鞏下言)光曰：「筆下龍蛇似有神，天池雷雨變逡巡，寄言昔日不龜手，應念江頭泝滯人。」(上鞏下言)光感其言，因引薦希聲於貴倖，後至宰相。刁衍所言江南後主得此法，書絕勁，復增二字曰導、送。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，而所書為一時之絕。李無惑工篆，亦得其法。查道始習篆，患其體勢柔弱，熙古教以此法，仍雙鉤用筆，經半年始習熟，而篆體勁直甚佳。

司門郎中王繕，濰州人，治《三傳春秋》中第，再調沂州錄事參軍。時魯肅簡公宗道方為司戶參軍，家貧，食口眾，祿俸不給，每貸於王，猶不足，則又懇王預貸俸錢。魯御下嚴，庫吏深怨之，訴魯私貸緡錢州，並劾王。王喻魯曰：「第歸罪某，君無承也。」魯曰：「某貧不給，以私乾公，過實自某，公何辜焉！」王曰：「某碌碌經生，仕無他志，苟仰俸人以養妻子，得罪無害；矧以官物貸人，過不及免。君年少有志節，明爽方正，實公輔器，無以經過輒累遠業，併得罪何益！」卒明魯不知而獨受私貸之罪。魯深愧謝，不自容。王處之裕如，無慊恨色，由是沉困銓管二十餘年。晚用薦者引對，吏部狀其功過，奏曰有魯姓名。時魯已參大政，立侍殿中，仁廟目魯曰：「豈卿耶？」魯遽稱謝，且具陳其實。仁廟歎曰：「長者也！」先是，有私過者例改次等，由是得不降等，詔改大理寺丞。仕至省郎，累典名郡，晚年田園豐腆，子孫繁衍，壽八十九卒，亦庇賢為善之報也。

密旨多夜降出，草麻五更三點進。祥符中，錢惟演入院，是夕，召入令草《壽春王制》，惟演之進草乞御筆刊削，然後寫麻，從之。是夕一更二點進草，三點降出，御筆書「依奏」，方付待詔書寫。其後，南郊加恩及冊皇太子，皆晁迴當之，亦進草，親王宰臣等即不進。

玉堂上東閣，承旨居之；西閣，第三廳居之；玉堂後東西各二閣，第三廳而下分處之。玉堂後東北一室二間，大中祥符中，王相居之，入參大政，李相迪又自此閣拜命。其後，入者多求居之，此室常不空。前簷有大槐樹，意以為祥。

明肅太后從謁太祖，詔禮官草儀，佞者密請曰：「陛下垂簾，尊稱山呼及輿服皆王者制度，豈當以後服見祖宗耶！」遂下詔服袞冕。諫疏交上，薛簡肅公立朝蹇諤，不容其談，簾外口奏曰：「陛下大謁之日，還作漢兒拜耶？女兒拜耶？」明肅無答，是夕報

罷。

賈詢，廣都人，倜儻有奇節，輕財尚義，樂濟人之難。王均之叛，縣宰初暉奔山中，無以自匿，恇怯不能行，詢負匿其家，又使親黨護送帥府，暉卒免害。暉感之，作《義士傳》，刻石三聖院。